

## 庭院深处住着那个我

徐缓

人生过半，梦中常常出现儿时的院子，院子里依然盛开着红黄粉各色妖艳的月季，飘香着四季果实。我想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庭院情结，我也不例外。我的最大心愿就是拥有一处带庭院的住处。

四月，阳光正好之际，来到金安区张店镇松林岗村一个杜鹃园，里面种植有几十种杜鹃花，园区100多亩，管理者是郁书俊女士，30多岁，朴实素面，种花已经10多年了，培育出好几种新品，获得省级科技奖励。她带我们走进她家院落，她给这个院子起名叫“郁花园”。“你看，这是凤冠，这是皇冠宝玉，这是绿色光辉，西塘小桃红，那边是玉麒麟、瑞雪、紫秀、常乐、翠城晴雪、粉面含春……”在郁花园内，杜鹃花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庭院深深，坐在她家老宅改造的院子里的秋千上，圆桌旁边，沏一口茶，惬意怡然。丝丝四溢的花香，微风拂面，娓娓叙谈着她的植物园发展梦，我却在羡慕着她的庭院生活。

我的童年是在秧田河渠竹林蛙鸣满记忆的霍邱县白莲墩岗乡下度过的，9岁才去了比较繁华的河口镇上。可以说我快乐的童年留在小村里。3间土墙瓦顶的正房，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相当高级的，左右边房是厨房和仓房；院落宽敞，面朝一条弯弯的河。院子里栽了桃树、葡萄、枣子，水边有几棵梨树，总是忘不了，梨子成熟的时候，经常有梨子扑通一声落入水里的声音；枣熟，刚刚冒出红红的尖，竹竿打枣的场景就会时不时地上演；葡萄更是从溜溜圆的青色挤眉挤眼地吃到大院里乘凉，拿起大扫把就去捉蜻蜓，那时候的蜻蜓，不知道怎么那么大，活脱脱的“大飞机”，低空飞行，还很慢，飞得不快，经常被我们拦住，然后丢给鸟鸭吃呢，完全没有惜香怜玉的“情感”……

因为工作性质，经常下乡采访，对现在的美好乡

村建设最佩服的就是环境整治，家家户户把小小庭院打理得干净整洁，尤其是边角角都种上红艳艳的鸡冠花、美人蕉，山里院落最常见的就是映山红、芍药，秋天金色桂花，春天紫色的泡桐花、辛夷，还有攀援的凌霄花、野蔷薇。

一次到金寨深山采访竹根河旁黄精天麻种植大户江大伯，深深地被他的庭院震撼。他年轻时原来在苏州打工，回乡创业后，深耕中药材之余，把外地学来的园林艺术嵌入自己的美好生活创意上。

院墙是镂空格式，半圆拱门，门侧站立着坚挺的四季都开花的大棵月季，点点星星般开着的小花蔷薇攀墙在院中含笑，媚态十足；院中搭起一曲长廊，紫藤依偎，两边立柱则种植了几株金银花，浓郁的花香溢出院外；一方小池塘不太规则却更显自然，将大山“搬”来放进水池中央，“山”上“山”下，尽是石斛、菖蒲、蕨类等中草药，堪称微型“百草园”；水中游弋的除了城市公园常见的锦鲤，更有接地气的河鱼上下嬉戏。屋后山坡洼处，冒出几棵柿子树，高高地举着累累硕果“红灯笼”，这是大别山区特有的巨型“磨盘柿”，摘下装袋闷实稍加放置则是鲜口脆甜。

其实贪念院子，更多的是想种花草、菜园情结重，这大概与我出生乡村有关吧。总幻想着脚边就有一畦畦碧青葱翠，像吴伯箫笔下的《菜园小记》那样，一畦菜就是一畦更清新的诗。可这是多么奢侈的想法，住在楼子里，大人孩子都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吹风、晒太阳都成了奢望。只有几平方米的阳台是自己自由的天地。为了解渴，我在阳台上搭建起几层木架，开始实验种植“小菜园”，种了小型黄瓜、小西红柿、五彩朝天椒、大蒜，居然都结果收获几斤，高兴的不仅仅是付出就有收获，更是愉悦的心情，实现了自己庭院菜园“梦想”。小区院子里，曾有邻人开辟小菜园，被迫铲除；听闻朋友在郊区买小产权房，坐公交车往来种菜；还有一位挚友，在市郊购置带院落的房产，花大价钱挖沟渠、开池塘、搭架子、围栅栏、购种子，穿着胶靴下地拔草……戏言“花钱买个‘累并快乐着’”。

今年夏天，去陶都宜兴拜访陶大师傅伟群，他是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范

蠡后代孙、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紫砂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范家壶庄”是开放的，想做壶，就可以来学习。

壶庄庭院里，花开烂漫，翠松修竹，池塘瘦山，鸟鸣禽欢；石径两旁玉立数株飒爽三角枫，微露红尖。那日造访，寥寥数人。走进大院时看到身着唐装布衣的范大师正与三位书画文友叙谈，围坐在原木方桌，茶室冒着腾腾热气，没好意思搅扰，放轻了脚步，来到展室，目光转向了窗花、木雕、紫砂壶，被博物馆一样的展品所吸引。在惊诧于大师级别的艺术丰硕之外，总感觉这样的艺术品更有温度，为生活添加无限情趣，我们居住在水泥和钢筋混合而成的建筑物里，更需要补充这份营养。别太着急地去搞明白每个图样造型是什么寓意，先感觉并吸收一下那份热爱与浪漫，足以让人身心都轻松自在，也是一份收获与快乐哦！

庭院深深深几许。走访过各地知名的园子，亭阁水榭、山石修竹、碑铭石刻，当然都是大家名族的，惶惶飘过的是历代古人的故事佚事，与普通老百姓而言，望尘莫及。中国各地不缺院落，也不缺雷同的历史故事。时代不同，速度也不一样，但精致是必须的。木头、砖块是一种语言，水泥、钢筋也是，怎样表达、如何描述那肯定是人的事情。几代人去修建一座院落并不稀奇，他们依着耐心与决心干出来的。因此每次去古建园林都会怀揣敬畏之心，无论是恢宏博大，还是精致小巧，一样是倾注了勤劳与智慧。

庭院对文人而言，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灵的延伸，既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诗意空间，也是心灵栖居、情感抒发与哲学思考的载体。如秦观笔下“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李清照词中“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苏轼“墙里秋千墙外道”的生活场景，李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孤寂，庭院成为文人抒发悲欢离合、家国情怀的“情感剧场”，成为文人精神慰藉的“心灵角落”。

在机械文明与都市喧嚣中，庭院情结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回归的路径。每每在朋友圈看见那么多友人自称“城市农夫”，迷恋打理“阳台园子”，那是浓缩微院子，晒出花草瓜果，看似收获的是果实，实则更是繁复生活的自我放松。

读到这样一段“心灵鸡汤”：喜怒哀乐，全凭你的主观感受。你若带着热烈的心情去过，它便热闹起来，滚烫热烈；你若怀着婉约的心情来过，它便是一首浪漫的诗、一阙多情的词；你若带着佛系的心境去想，它又是一部博大深邃的哲学经卷，值得你一生参悟。

程颢和夫曾言：“人不出走走，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不是拆去院墙阻隔，通透绿意，也就剔除了些许心中的块垒。庭院深处住着那个我！

## 重阳木

李开城

重阳木不仅因其叶形似心而深情，与重阳节一样，是人们向往高寿的精神图腾，还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校园鹅池东边有片树林，很大，中间一方形场地，地面有石、砖、鹅卵石扣成，给人以坚固耐久之感。树木排列整齐，前排有刺槐、枫香；中间一排五株皆为重阳木，因为密植，它们争夺阳光，仿佛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第一、三、五株高大魁伟，直插云霄，而第二、四株则略显矮小。尤其是第二株，树干腐朽过半，仅存部分树桩，以食指轻触，它便微微摇晃，似有倾倒之险。然而，它仍顽强地在顶端抽出三五新枝，嫩叶已覆盖住腐烂的树桩顶端，欲以绿意掩其陈年伤痕。

上班途中，日日与它擦肩。重阳前后，它的心形叶片由绿渐红；寒冬来临，便随众木叶片一同缤纷飘落。待枝叶落尽，它混同于其他落叶乔木，那枯朽的身躯反而不易察觉——一样的灰皮斑斑，一样的枝丫向天。无人再特别留意它。它若有灵，心思或许能轻松些许；路人亦不必再忧心，冬雪会再次压上它已然残缺的臂膀。

多年前的这棵重阳木，也曾枝繁叶茂，它和这个林子的众多嘉木都是校园绿化的“功臣”。栽种时，它虽矮小，却奋力追光而上，终得枝叶葱茏。直到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场的暴雪，在它红叶仍挂满枝头时，树梢上沉甸甸的果实，加上树叶上太多的积雪，压垮了它。它被半腰折断。从它现在的伤口还可以看出当年断裂撕裂的伤痕，依然还能感觉到它当时的伤痛。

枝叶尽失，只余两米多高的树桩。躯干折，根须全，生命犹存。于是，一场沉默而顽强的生长开始了。次年春天，每次路过，我都为之驻足，期盼着它的生命信号。仰头，但见整个林子的树冠密如盖，只在缝隙间漏下几缕阳光。我免不了叹息：邻木葱茏，唯它残存！同为林木，只能共受风雨，但无法得到阳光的抚慰和雨露的滋润，何时才能活过来？焦愁时，我也会添添端详——树皮依然保有生机，我写信它能活。直到墙角的槐花即将凋谢，它的树皮上才悄然钻出三五点嫩芽。我心中为之窃喜。及至盛夏，旁树的绿意浓得似要流淌下来，它的嫩芽也已抽成寸长的幼枝，叶片长至掌心大小，泛着嫩红，在夏风中微微颤动。

这棵顽强的重阳木，让我想起了校园里另一个不屈的生命，让自己顽强成长的一位特殊学生。

多年前的冬天，期末考试监考，我被安排在特殊考场。考场有一名先天脑瘫考生。监考前，我被告知：这个考生的收卷时间比正常考生的延迟半个小时。看到他左手握笔，很是费劲，写字稍慢，心生怜惜。但看到他的答卷，我又心生敬佩。字迹虽有倾斜，但整卷答题卷，密密麻麻，一丝不苟。我想，这就是“顽强”二字的具象吧？若非自幼克服病痛，奋发向上，若非顽强毅力，焉能考入这高等学府？听辅导员说，两年后，他因成绩优异，获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今已于某市安稳工作。

俗事纷扰时，不妨去看看这株重阳木吧。它在静默中颓唐，而在默然中生长。它用顽强告诉世人：生命的力量，在于扎根深处的超然，在于面向天空的伸展，在于历经风霜雨雪后，依然在每一个春天，生出翠绿的新叶。



## 乌桕：新交原来是旧识

杨兆宏

魏晋民歌《西洲曲》云：“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鸣乌桕树。”江南乡村，天色黄昏，伯劳鸟已经归林，高大的乌桕树在风中摇曳，树下，女子在眺望劳作未归的人……简直是太多情，太唯美。除了这首优美的民歌，我还读过不少关于乌桕的诗文，总觉得这树天生便该入诗、入画、入歌。心里常想：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神奇的树呢？

与之相遇，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几位友人相邀去山野采风，说是专为看乌桕。看乌桕岂能少了？便欣然同往。心里怀着期待，想着终于要识得乌桕的真面目了。

及至站在那片旷野上，人群便是一阵惊叹。深秋的阳光，毫不吝惜地倾泻下来，在一片略显局促的山坡上，乌桕树三三两两，卓然不群地立着。它们仿佛不是从泥土里长出来，而是大自然用最浓烈的色彩点染出的精灵。那叶子再也不能更红了！不是那种整树沉甸甸的深红，而是从浅绯到明黄，再到深澈的酡红，层层地渲染开。每一片叶

子仿佛都在阳光下透着亮，像一团安静燃烧的火焰。它们拼尽了整个春夏积攒的气力，在这万物凋敝的时节，做着最热情、最孤注一掷的释放。这美，不容分说，霸道地撞入你的眼眸，带给你无声的震撼。

我走向最近的一棵，用双臂去环抱它粗糙的躯干。鼻尖轻轻凑上去，一股微凉的、似苦非苦、似香非香的气息，幽幽地钻入鼻腔。这不太好闻的味道，怎么如此熟悉？细看，这不是童年的木子树么？难道，这让我魂牵梦绕的乌桕，竟是从小便熟识的“木子”？

“这乌桕，可有别的叫法？”我问。

“我们小时候都管它叫木子树。”一位朋友答道。

原来乌桕是木子！我恍然大悟：我与乌桕，不是新交，而是旧识。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童年的秋天，是属于木子树的。当秋意很浓的时候，木子树的果子便成熟了，起初是青绿的小苞，渐渐地，外层的果皮裂开三瓣，像张开的小嘴，吐出白色的籽，一粒一粒，洁白如珠，这便是“木子”了。

## 景德镇里圆梦

郑向荣

烫，像触着暖烘烘的记忆，斑驳砖墙上藤蔓间，似有明清制瓷声回荡。御窑厂遗址断壁前，导游指着带釉色的瓷片说：“这是当年供皇家挑选时废弃的‘瑕疵品’。”蹲身细看，那被岁月磨蚀的天青色，比完美瓷器更动人——“皇家专属”光环下，藏着工匠指尖温度，如正午阳光般炽热。御窑博物馆曲拱顶像倒扣的瓷碗，又似窑火升腾的弧度，走在其中，像钻进瓷器肌理。难怪古人说“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里”，这里每寸土地都浸透着泥土与火焰的敬畏。

夜游浮梁溪，暑气渐褪，晚风带老房砖土味。古朴与摩登相拥：红砖墙上青花瓷纹若隐若现，年轻艺人把传统青花画成赛博朋克风格。咖啡馆里酒杯与电脑屏幕相映，忽然懂了，景德镇的“乡愁”不是守旧，而是让千年瓷魂在当代生活里呼吸。看年轻人抱着自制陶器谈笑，才觉儿时“高高在上”的瓷器原可以如此亲切。

游浮梁古县衙，红塔的影子被晒得短短一截。五品县衙的匾额庄严肃穆，讲解员说，当年浮梁县令虽品级不高，却因掌管窑瓷而举足轻重——原来窑瓷不只是艺术品，更是撑起一方经济支柱。站在千年红塔下，看阳光穿过塔窗在地面投下斑驳光影，

我们这些孩子，常拿了长长的竹竿，到树下敲打那结满果实的细枝，或用钩子将高处的枝丫拉下来，小心翼翼地采摘。木子可以卖钱，而我们，便能用这换来的钱，去买几块馋了许久的芝麻糖，或是一把花花绿绿的玻璃弹珠。那时的木子树，在我眼里，是快乐的源泉。

当秋天离去，初冬来临，木子树叶已变成红色。那红叶织就的图画，是任何画师也调不出的浓墨重彩，每一笔都饱含着热情，每一划都极尽张扬。朋友说，这般绚烂，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一阵急雨，或是一夜北风，它们便会凋零。

我顿生遗憾和惆怅：这么美的景致，竟然只能短暂地存在，高潮竟是落幕，芳华只在刹那！它是用最美的容颜，来一场盛大的告别。然后，在随之而来的寒冬里，它便沉寂下去，静静地积蓄力量了，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轮回。

离别时，回望那满树殷红，恋恋不舍。此时，它不再仅仅是诗里的乌桕，也不仅仅是记忆里的木子树，它是我生命中一场迟来的相认。

忽然明白：景德镇的“贵”，从不是因被皇家青睐，而是它把泥土变成了文明的载体，而是一座城的兴衰，烧进了永不褪色的釉彩里。

陶瓷博物馆里，恍若穿越千年的对话。五代青瓷拙朴，宋瓷青瓷薄如蝉翼，元代青花钴料泛着宝石光泽……不由得想起儿时邻居家舍不得用的青花碗——原来生活中那些带着微光的器物，真能在历史里找到血脉。它们从窑火中诞生，走过王朝更迭，终成民族的文化密码，这份震撼远胜文字。

返程时，摸到了景德镇买的手绘瓷片，儿时遥不可及的“骄傲”，成了手心的温度。原来景德镇不是传说符号，是无数抚摸着你的手，是窑火不灭的执着，是让人读懂“匠心”的地方。这场两日之约，圆的不只是儿时梦，更是与生生不息的文化最温暖的相遇。这趟旅程教我的远不止瓷器故事。陶土经揉、捏、拉、烧方能成器，人生何尝不是？反复打磨的坚持、接纳不完美的从容，终会在时光里烧成自己的釉彩。珍贵不是天生光华，而是把“泥土”般的日子，过出“瓷器”般的坚韧与温润——这或许是景德镇藏在窑火中的人生真谛，也是它千年动人的原因。

## 登万佛山

舜耕

心既向往之，风景皆美色。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这次去的是心心恋恋的万佛山，从合肥出发，2个多小时就到了，近山就闻深山特有的森林负离子的气息，清心明目，心旷神怡。只见层峦叠嶂间，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感受着这份城市中难得的清甜，同时倾听鸟鸣和溪流的潺潺。

万佛山，据随行专家介绍，它是一个国家级自然风景区，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据说山高1539米，也查了“下天柱山1489米，黄山1848米，泰山1532.9米，我们初步先比“身高”不比景色，为后面登山做心理准备。

景区电车热情地带我们到了九潭谷，九潭连壁，潭深，水碧，崖陡。潭水澄澈见底，绕着青峰翠崖蜿蜒而行，最上方的天瀑从山谷中直泻而下，如一道银白水帘。沿石阶向上，龙尾瀑如蛟龙摆尾，从山凹处突然现身。山泉隐于林木之中，时而闪过亮亮的一泓，这飞瀑流泉，山谷回响，循着水声向前，香果树瀑布如锣鼓般轰鸣。它是万佛山最大的瀑布，直泻而下，飞珠溅玉，气势恢宏。“山因水而活，水因山更幽”，这里的碧水深潭与飞瀑流泉，为雄奇的山峰注入灵动之气。

松石奇观，步步生景。走过瀑布群，山路渐陡。万佛山的松树奇特，形态各异。专家说，三十六峰、七十二松，一百零八怪石，在这片土地上构成了一个自然的艺术长廊。沿途奇松怪石随处可见。神驼石、自生石、猪头石等，神形兼备，惟妙惟肖，无不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现在有了登山缆车，减少了很多爬山之苦。据说，之前去山里考察要步行8个小时，现在减少了一半时间和路程。我们决定坐缆车上行。20分钟缆车，到达山腰平台，云雾突然翻飞，在山脊处合二为一。刹那间，云雾弥漫起伏，浩瀚似海，宛若一幅动态的自然山水画卷。可能没有黄山的风起云涌，但景致也别有风味。有摄影家就说昨晚就该带帐篷住平台，看日出和体验野趣。

休息片刻，前方出现了一道石凌厉的山脊——鲤鱼背。手扶一侧铁栏杆行走，如履薄冰。两侧是万丈悬崖，眼睛不敢向下望，只能爬行。尤其我这个胖子，走过这段，已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万佛山的石阶与黄山、天柱山不同，它是就地取材的不规则石阶，一个连着一个干砌，窄窄的，搁不整个脚。这更增添了攀登的艰难，也有些刺激哦！挑战自我，爬上去后，振臂高呼，很有成就感。而且觉得登山如人生，再难再险，一旦上路，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向上攀登，才能领略到奇异的风光，高山仰止。

老佛顶，诸佛朝宗。万佛山万壑不言，而禅机自现，此乃天地之大慈悲。不知上了多少石阶，终于登上海拔1539米的老佛顶。山顶石碑上镌刻着“老佛顶”三个大字。据查，它比天柱山、九华山都高，是舒城、桐城、潜山众山之祖。

万佛山因主峰老佛顶似弥勒大佛西南盘坐，群峰拱卫四周，形成诸佛拜祖之景观，故得此名。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南面与天柱山遥相对峙，群山绵亘，游人如蚁。回首攀登之路，一种战胜自我的快感油然而生。登上万佛山，才是“有福人”，金乔觉的佛是希望信徒克服山高路险艰难困苦，成就佛业，而我体味的，是山高，路在脚下，既要敬畏自然的鬼斧神工，又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山顶有诸佛寺，据传新罗国王子金乔觉(后成为九华山地藏王)去九华山之前曾在此修炼，因山势过于险峻，才改去九华山。现仍留有“乔觉洞”，为这座山增添了更多灵性。秋色如画，福地永留存。现在秋色很浓，红枫点缀无边的翠色，枫香树摇曳生姿，与青松翠柏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这里是北宋第一大画家李公麟晚年写生作画的地方，山上仍留有公麟亭、公麟画台等遗迹。这里也曾是革命斗争的战场，留有红军医院遗址和烈士墓等，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为万佛山增添了丰富的红色内涵。

挥手告别万佛山，尽管疲惫和酸软，但留下的是无尽的留恋，带走的是无限的回味与梦想。这颗深藏的明珠，终将被更多有福人所认识和探寻。

## 一腔热忱敬英魂

任俊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类：奔跑在辽阔的草原，一阵阵阵风柔柔地掠过耳际，眉眼间会沁入豪迈的温暖；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一只只海鸥缓缓低飞掠过船头，心胸间会涌入惬意的豪情；攀登在巍峨的高山，一抹抹鲜花静静地摇曳在峭壁，脑海里会浸满起壮阔的芬芳……美有很多种，可以入耳入眼入心，而这一种，却震撼着人的灵魂。

“我们霍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共展出1362位革命烈士。有‘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牺牲时年仅24岁的王青士；有早年在广州黄埔军校读书，后从事广州地下工作，牺牲时年仅26岁的郭洪勋；有19岁任阜宁县东北行署二区工委书记，牺牲时年仅21岁的陈涛。”霍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夏书阔老师正在示意且凝视着烈士们的遗像或画像，向此次展展的六安市委协文艺志愿者们讲述着霍邱县籍烈士们的英雄事迹。

“还有王华珍、冯克明、杨刚、陶勇……”夏书阔老师沿着展馆缓缓前行，娓娓道来。“霍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能够展出这位英烈，中间的故事充满诸多曲折——”在面向英烈张学文的画像时，夏书阔老师突然哽咽了，一度说不出话来。展馆里的空气凝滞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某一处跳动的赤烈之心吸引了。我轻轻地挪动脚步，向那一处靠拢。

张学文烈士是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的前不久才被请入馆的，这比1965年建馆的时间整整晚了60年，也让霍邱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们知道张学文烈士的英雄事迹也晚了整整60年。不过，从今之后，张学文烈士与诸多霍邱籍的烈士一样，将被霍邱和五湖四海前来瞻仰的人们所了解、所熟知、所学习、所膜拜。

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夏老师的一次贵州考察。当时，夏老师利用到贵州考察间隙的休息时间，前往独山县深河桥抗日文化园瞻仰烈士墓。在纪念国共两党抗日英雄的“万魂墙”上，看到了安徽省霍邱籍烈士张学文的名字。

于是夏老师三次奔赴贵州，查阅了皖贵两地的相关资料，又辗转两地的多个部门进行考证，终于整理出“倒在国民党枪口下的抗日名将”——安徽霍邱籍烈士张学文的名字。还原了张学文烈士波澜壮阔且年轻短暂的一生。同时，夏老师又多次波折，联系到张学文的后人，极尽心力表达了想把张学文烈士请回故乡的愿望，想让每一个霍邱人或者来霍邱瞻仰烈士的后人们，都能够铭记和学习英烈的事迹。

经得张学文后人的同意后，在两地领导的鼎力支持和夏老师多次两地奔波的努力下，“烈士张学文”终于回到了阔别许久的故乡。1915年出生的张学文，在生命走到28岁时被按下了暂停键，现在他又在故土重新散发着更加年轻蓬勃的朝气。

当我们的脚步缓缓移离张学文烈士画像时，英雄张学文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令人敬佩的根和魂。而慢慢走在人群前列的夏书阔老师，一个铮铮汉子，在我们心里也镌刻下深深的烙印。霍邱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赤诚之心的人，才涌现了这么多的英雄；我们的民族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热忱柔情的人，我们的国家才有了传承的力量和凝心聚力的中华魂。

当我们伫立在流动着霍邱籍烈士名字的电子屏前，深深地三鞠躬后，我们的内心涌动着泪热的热流。而此时，纪念馆外，烈日炙烤着大地；知了的鸣叫就像绷紧的琴弦，似要吹破这热浪；两旁的树叶纹丝不动，但在纪念馆的路上，迎面向我们走来的却是一拨又一拨崇敬的目光。一队又一队小学生有序前行，像可爱的小天使，像正在飞翔的雏鹰，相信，他们在经过烈士英魂的洗礼后，跳动的小心脏会更加火热，更具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聚起万里搏击的力量。